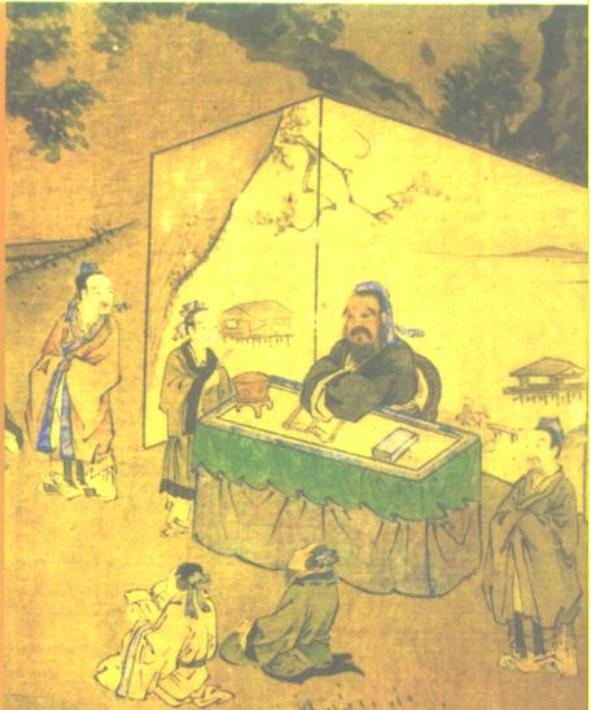


孔孟

本博

范希春 著 · 山东人民出版社

爲人璧得覩此義元
博帶凝晴橋頓弓
可對語若可步趨
之像能不空



孔子本传

范希春 著

山东人民出版社
1997年·济南

孔子本传

范希春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社址: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:250001)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日照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.5印张 6插页 230千字

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300

ISBN7—209—01976—6
K·276 定价:14.80元



孔子行教像

前　　言

天不生仲尼，万古如长夜。

这是南宋大儒朱熹说过的一句话，它形象地说明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。

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孔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孔子思想自汉初始，即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，其流风遗韵，直至今天仍绵延不绝。因此，历代以来，研究孔子的著作也层出不穷，至于现当代，研究孔子的著作就更多了。但是，由于年代的久远、史料的湮没，加之后世出于尊孔崇圣的目的，对孔子生平事迹妄加增衍、虚饰、神化，使人们对孔子的身世、生平难以得到真切的了解。到目前为止，涉及到孔子生平的著作大致有两类：一类是从理论学术方面研究孔子思想学说的，其重点是对孔子思想学说作出诠释、归纳、总结，而对孔子生平只是作简单、粗浅的介绍，且所言多囿于旧说。另一类是关于孔子生平的文艺作品，这一类作品缺乏科学的考证，更多地融入了作者的虚构和想象。因此，读者们了解到的孔子，更多的是后人“塑造”出来的孔子，而不是历史上的、真实的孔子。

因此，撰写一部更客观的孔子的传记，势在必行。

长久以来，我一直认为，要想真正了解孔子的思想学说，最直接、最准确的办法是阅读《论语》。当然，孔子的思想学说还残存于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仪礼》等著作中；

2/97/04

其生平材料则散见于《春秋》、“春秋三传”及后来的“诸子著作”中。至于汉代以后的著作，其关于孔子生平事迹的描述，大多带有了主观性极强的色彩，其史料价值多不足资用。

因此，在撰写本书时，我力求真实、客观，所用资料基本上取自于先秦以前的著作，最晚大抵止于汉代人的著作。而对这些资料的选取和运用，也有一定的原则，即：以《左传》、《论语》等书为基本材料，将孔子一生行状按其生平年代大体勾勒出来；二是对于“诸子著作”中关于孔子的资料取审慎态度，有选择地辨析运用；三是对《礼记》、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多有援引、使用，但取客观的、历史的态度，对其中的舛误之处亦作了剔除。在此基础上，写成了这部传记。

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，但却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，至少可以说，他只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的、失败了的政治家。孔子之为圣人，不在于后人杜撰出来的种种怪异和神化，而在于他伟大的人格、坚定的操守、博大精深而又崇高的思想。

本书只是关于孔子一生的客观的、历史的实录，读者若要更好地了解孔子的思想，我建议：请认真阅读《论语》。

范希春

1996年12月25日

目 录

前 言	[1]
第一章 家世渊源	[1]
第二章 生逢其时	[16]
第三章 习礼求知	[26]
第四章 赴会见拒	[36]
第五章 命名荣灾	[47]
第六章 杏坛讲学	[56]
第七章 周都问礼	[72]
第八章 鲁乱奔齐	[86]
第九章 异国匏瓜	[98]
第十章 不惑之惑	[113]
第十一章 退修诗书	[127]
第十二章 浊世孑立	[150]
第十三章 相君会盟	[166]
第十四章 违怒三桓	[182]

第十五章	去国适卫	[200]
第十六章	颠沛流离	[217]
第十七章	倦鸟知返	[234]
第十八章	顾问政治	[247]
第十九章	春秋绝笔	[263]
第二十章	死后荣辱	[280]
附录一	孔子年谱	[294]
附录二	孔子先祖世系表	[313]
	孔子封溢表	[314]
	孔子嫡系后裔爵位承袭表	[315]
	两宋之际孔裔承袭表	[319]
附录三	孔子弟子简表	[320]
后记		[332]

第一章

家世渊源

孔子不是“圣人”，但也绝不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无疑，孔子是伟大的、崇高的，因为伟大、崇高得令后人难以望其项背，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溢美、神化……终于，孔子不再是孔子，而是一尊人们顶礼膜拜的神，一尊当代人无法理解的偶像。其实，孔子和常人一样，是一个有自己的喜怒哀乐、思想性格的人。要了解孔子，必须先略知他的家世，因为这，几乎影响了他整整的一生。且让我们溯时间的河流而上，揭开历史的重重帷幕，回到二千五

百年前的商朝末年，一窥上古时代孔氏先祖的风采。

在与孔氏家族有关的典籍中，追述其先祖世系，最早的源头是微子启。微子启是商王帝乙的长子，也就是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昏君商纣王的兄长。由于微子启是在其母为妾时出生的，所以没有得到王位，只是被封国于微地而已。关于此事，南朝·宋裴骃在其《史记集解》中有一段解说，其中引孔安国的《传》曰：“微，畿内国名，子爵也，为纣卿士。”由此看来，微子启，本名叫启；微，只是他在商代的封地名，而爵禄也只是享受子的等级。

关于微子启的一生行事，值得书之于竹帛的，看来并不多。他与商朝、商纣王，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消极的、不合作的态度。具体说到微子启的品行，却实在令人难以恭维。由于商纣王昏暴无德，许多大臣都纷纷进谏。纣王对此十分恼怒，因此，下令把大臣比干的心挖出来，把另一位大臣箕子贬为奴，看到这种情形，微子启作为商王朝家族的一员，却说了一段老于世故，又不太义气的话：“父子之间的关系是骨肉之亲，而臣子和君主之间的关系却是靠义理来联结的。所以，父亲有过错时，做儿子的多次劝谏，做父亲的却不听从，那么，儿子仍应该跟从父亲号泣劝阻；而作为人臣，多次向君主进谏，君主却不听从，从义理上来说，为臣子的便可以离开了。”^①

听到这种话，聪明的太师、少师便劝微子启赶紧逃走。机巧的微子启便也真得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”，对商纣王怕而远之了。

确实，微子启并不是一个凛凛有生气的人物。他一生的功业，就是用投降周朝换了一个诸侯国的国君职位。当商朝大势已

^①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，故父有过子三谏，不听，则随而号之；人臣三谏不听，则其义可以去矣。”

去，周人的大兵压境时，微子启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“聪明才智”，带着自己封国中祭祀神灵和祖先的祭器，以及封国内的特产，奴颜卑膝，到周武王的军营去投降，由于微子启投降的态度极为谦恭，周武王便接受了他的投诚，并让他继续为诸侯国君。微子启的乖巧，再次使自己转危为安。^①

或许是由微子启的善于周旋，命运之神似乎对微子启特别垂青。本来，周灭商后，武王下令封赐商纣王之子武庚，让武庚来承继商人的宗祀，并让管叔、蔡叔二人引导、辅佐他。^②但是，武王去世后，其子成王践位，成王年幼，成王的叔父周公代成王摄政。成王的两位叔父管叔和蔡叔，怀疑周公有篡位之心，于是便协助武庚发动了叛乱。周公率大军东征，平定了叛乱，并诛杀了武庚和管叔，流放了蔡叔。但是，依照春秋时的政治道德原则，应该“继绝世”，即应使人家的宗祀不能断绝，要使之延续下去。因此，幸运之星再一次落到了微子启头上。在诛杀了武庚等人之后，周公便让微子启奉祭商人的先祀，并封微子启为宋国国君，而且还特意做了篇《微子之命》，以成王的名义，对微子启作了一番教诲和训导。^③这样一来，微子启终成“正果”，做了宋国的开国之君。其故城在今河南商丘县南，地域广及今河南商丘以东、江苏徐州以西。

孔子对微子启这位先祖是很推崇的，关于他对微子启的赞

^①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周武王伐纣克殷，微子乃持其祭器，造于军门，肉袒面缚，左牵羊，右把茅，膝行而前，以告于是。武王乃释微子，复其位如故。”

^②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武王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，使管叔、蔡叔傅相之。”

^③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武王崩，成王少，周公旦代行政当国，管、蔡疑之，乃与武庚作乱……。周公既承成王命，诛武庚、杀管叔、放蔡叔，乃命微子开（启）代殷后，奉其先祀，作《微子之命》以申之，国于宋。”又，现存《尚书》有《微子之命》篇。

美，《论语》中有过记载：

微子去之（指商纣王——著者），箕子为之奴，比干谏而死。孔子曰：“殷有三仁焉。”^①

孔子认为，商代有三个仁人，微子启便是其中的一位。因为微子启确实做到了像孔子所推崇的那样，“邦有道，不废；邦无道，免于刑戮。”^②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^③在孔子看来，这正是有仁德者的行径。所以，孔子曾宣称，自己是商的后人。^④

微子启死后，其弟微仲即宋国国君位。其实，严格说来，微仲才是孔子的正宗始祖。因为自微仲始，至孔子之父叔梁纥，才是父子相继，而微子启只是微仲的哥哥而已，但孔氏先祖自微子启始得立国安身，并代代相传，所以，没有微子启，则无微仲至孔子一脉。而且，无微子启，则孔氏一脉，便不知其源，故微子启在孔氏先祖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。

自微仲至孔子之父叔梁纥，事迹能够见之于史书的，只有弗父何、正考父、孔父嘉。

宋国国君，自微子而微仲，其后依次是宋公稽、丁公申、缗公共。缗公死时，传国君位给其弟熙，即宋炀公。但缗公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弗父何，次子鲋祀（一名方祀）。由于其父缗公没有传位给弗父何或鲋祀，鲋祀十分不满，便发动政变，杀死了宋炀公。鲋祀便拥戴其兄弗父何，弗父何作为长子，本应继承君位，或许是慑于其弟鲋祀的威势，弗父何并未即国君位，而是提出把国君位让给鲋祀。于是，鲋祀便顺水推舟，做了宋国国君，是为宋厉

① 《论语·微子》。

② 《论语·公冶长》。

③ 《论语·泰伯》。

④ 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：“予，殷人也。”

公。^①弗父何因为让位有功，自弗父何始，后人世代为宋国大夫。由孔子而上溯，弗父何为孔子的十世祖。

此后，弗父何生宋父周，宋父周生世子胜，世子胜生正考父，正考父应为孔子的七世祖。

关于正考父，史籍记载较多，尤其是他的谦恭，几乎到了谦卑的程度。正考父曾辅佐过宋戴公、宋武公、宋宣公，可谓三朝元老，位极人臣。然而，他却作了一篇《鼎铭》，让人铸在鼎上，以警诫自己：“初次受命于国君，则低首；再次听命于国君，则曲背；第三次领命于国君，则弯腰俯身，沿着墙根行走；然而却没有人敢轻侮我。我用这只鼎做饗做粥，来养活自己。”^②

从这段鼎铭可以看出，正考父的为人、处世、行政，是如何谨慎了。在春秋时代，各诸侯国政治纷争剧烈，朝臣能辅佐一代国君而荣宠不衰者已不多见，而正考父却独独能辅佐三朝并得以善终，这大概完全得力于他的这种恭而避侮的本领吧。

正考父除了有历佐三朝的政绩外，在文事上也颇有一番作为，其突出的贡献便是，整理、修订了《商颂》十二篇。

关于正考父整理、修订《商颂》的事，各代史书所记有异，《国语》一书的记载是正考父“校”《商颂》，即校勘整理过《商颂》。^③《国语》一书，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所撰，但不管是否系左丘明所撰，其记事可与《左传》相参证，内容还是相当可信的。但到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时，便又言之凿凿地声称，正考父“作”《商颂》。^④《后

① 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弗父何以有宋，而授厉公。”

② 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：“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；亦莫余敢侮。饗于是，齎于是，以糊余口。”

③ 《国语·鲁语》：“昔正考父校商之名，领十二篇于周大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

④ 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：“襄公之时，修行仁义，欲为盟主，其大夫正考父美之，故追道契、汤、高宗，殷所以兴；作《商颂》。”

《汉书》也承袭了这一说法，直言正考父“作”《商颂》。^①当然，也不是众口一词地说正考父“作”《商颂》。如汉人即已有正考父只是从周太师那儿得传《商颂》的说法。^②唐人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否定了正考父“作”《商颂》之说，关于此事，辨之甚详，在此不再赘言。但从有关记述看，正考父整理、修订、传播《商颂》十二篇^③是极为可能的，只是汉代人讹“校”而为“作”而已。由此看来，正考父还是一位很有文采的人物。其实，单是他所作的鼎铭便很能说明这一点。

二

正考父之后，孔氏家族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固定姓氏。这是因为正考父生了个儿子孔父嘉——宋国政坛上的一位风云人物。

孔父嘉大概是袭其父荫，很快便进入了宋国政治的核心层。但孔父嘉不似其父那样谦恭，而是过于执直，最后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。

孔父嘉最后的官职是大司马，似乎对国君也有拥立废夺之权。因此，宋穆公临终时，把国君继任之事托之于孔父嘉，对此，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书都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。大致的情形是，穆公九年，宋穆公已病得不行了，便派人召来大司马孔父嘉，对他说道：“前任国君宋宣公，本来可以立其子与夷为国君的，但他却没有这样做，而是让我当了宋国的国君。宣公的恩德，我不敢忘

^① 《后汉书·曹褒传》注，引《韩诗·薛君章句》：“正考父，孔子之先也，作《商颂》十二篇。”

^② 《毛诗序》：“微子至于戴公，其间礼乐废坏，有正考甫者，得《商颂》十二篇于周之大师，以《那》为首。”

^③ 《商颂》现存五篇，即《那》、《烈祖》、《玄鸟》、《长发》、《殷武》。

怀，我死之后，你一定要拥立与夷为宋国国君！”大概，孔父嘉也知此事事关重大，便不肯轻易答应，只是告诉宋穆公道：“群臣都愿意立你的儿子冯为国君。”穆公却表示反对，嘱咐道：“不要立我的儿子冯为国君，我不能有负于宣公，否则，等我死后到了地下，见到宣公，宣公问起与夷来，我怎么回答他呢？”为了使宣公之子与夷顺利地继承国君之位，宋穆公还下令自己的儿子冯离开京都，到郑国去。这年八月，宋穆公卒，孔父嘉便拥立了与夷为宋国国君，这就是宋殇公。^①

孔父嘉拥立殇公，本来便与群臣意见相左。而殇公即位后，自然十分感谢孔父嘉的拥立之功。依此想来，孔父嘉在朝中的地位自然是炙手可热、一言九鼎的。因之，必然也成为众臣嫉恨的对象。而孔父嘉也不是没有可供人攻讦之处，因此，当时的太宰华父督便鼓动臣僚，发动政变，其理由是孔父嘉屡次发动战争，使得民不聊生。华父督在对孔父嘉、殇公采取行动前，便到处散布谣言，制造舆论，说宋殇公践位才十年，却发动了十一场战争，使得兵卒死伤疲惫，百姓深受其苦，这都是大司马孔父嘉造成的！此后，太宰华父督便发动政变，先杀死了孔父嘉，接着杀死了殇公，并从郑国迎回了宋穆公的儿子冯来做宋国国君，即宋庄

^① 《左传·隐公三年》记载：“宋穆公疾，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。曰：‘先君舍与夷而立寡人，寡人弗敢忘。若以大夫之灵，得保首领以没。先君若问与夷，其将何辞以对？请予奉之以主社稷，寡人虽死，亦无悔焉。’对曰：‘群臣愿奉冯也。’公曰：‘不可。先君以寡人为贤。使主社稷，若弃德不让，是废先君之举也。’……使公子冯出居于郑，八月庚辰，宋穆公卒，殇公即位。”《史记·宋微子世家》曾有大致相同的记述：“穆公九年，病，召大司马孔父谓曰：‘先君宣公舍太子与夷而立我，我不敢忘，我死，必立与夷也。’孔父曰：‘群臣皆愿立公子冯。’穆公曰：‘毋立冯，吾不可以负宣公。’于是，穆公使冯出居于郑。八月庚辰，穆公卒，兄宣公子与夷立，是为殇公。”

公。并借此机会，交好于郑国。^①

在这场政治斗争中，身为太宰的华父督，把战争的责任完全推到孔父嘉身上，以此为罪名，杀死孔父嘉，进而杀掉殇公，拥立庄公。这在当时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，许多后来的史家都对此给予了关注，并对其前因后果进行了分析，如《公羊传》便认为华父督之杀孔父嘉，是为杀掉殇公清除障碍，而殇公听得孔父嘉被杀也赶忙去救，结果一同罹难。^②

杀掉孔父嘉和殇公后，华父督在拥立宋庄公的同时，还对各国采取了一系列贿赂活动。^③

为了取得周围诸侯国的承认，避免因弑君而带来的邻国的声讨，靓颜行贿于邻国，华父督本人也顺顺当当地做了宋国的相。其纵横捭阖的手段，显然非以正色立于朝的孔父嘉所及。

关于华父督和孔父嘉之间的这场政治斗争，其实是激烈而残酷的，其间充满了血雨腥风。但《左传》却给这场宫廷政变附会了一个香艳的故事，说华父督在路上碰见了孔父嘉的妻子，被其美貌所吸引，追着看了老远，感叹道：“漂亮呵，艳丽呵！”不久，华父督便杀死了孔父嘉，掠去了他的妻子。殇公为此大怒，华父督因惧怕受到殇公的惩罚，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连殇公也杀掉了。^④

① 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记载：“宋殇公立，十年十一战，民不堪命。孔父嘉为司马，督为大宰，故因民之不堪命，先宣言曰：‘司马则然。’已杀孔父，而弑殇公，召庄公于郑而立之，以亲郑。”

② 《公羊传·桓公二年》记载：“督将弑殇公。孔父生而存，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。故于是先攻孔父之家。殇公知孔父死，已必死。趋而救亡，皆死焉。”

③ 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记载：“以郜大鼎赂公（鲁桓公一著者），齐、陈、郑皆有赂，故遂相宋。”

④ 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记载：“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，目逆而送之曰：‘美而艳’。二年春，宋督攻孔父，杀孔父而娶其妻。公怒，督懼。遂弑殇公。”

这个传说，把华父督杀孔父嘉的原因归之于华父督垂涎于孔父之妻的美艳。而华父督弑殇公，是因为惧怕殇公降罪于自己。对这一说法，前人已多所指摘，认为此说是不成立的。孔父嘉的被杀，最主要的因由应是他作为大司马，对殇公和朝政影响太大，与太宰华父督之间权势之争引起，并非为了一个女人。

清代人崔述（东壁）认为，华父督根本没有见到孔父嘉之妻的可能。^①既然华父督不可能见到孔父嘉之妻，自然也就不会因其妻而杀其夫！依据当时的情形推测，可能是华父督在杀死孔父嘉及殇公后，在抄没孔父嘉之家时，见孔父嘉之妻美艳，才顺手牵羊，抢走了孔父嘉的妻子。因之，出现了《左传》的上述记载。

这场政变，孔父嘉本人被杀，其家亦被抄没。似乎是有后代作了漏网之鱼，逃奔到了鲁国，才有了孔氏一脉。但是，古籍的记述又有所不同。一种观点是：孔氏一门，自孔父嘉之子木金父，因父被杀而逃奔鲁国；另一种观点是孔父嘉被杀后，到其第三代防叔才避祸奔鲁。

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胡仔，他在其著作《孔子编年》中认为：“孔父嘉为华父督所杀，其子奔鲁，始为陬人。”清代学者崔述，也是此说法的支持者。关于孔父嘉被杀，其子木金父逃亡到鲁国一说，《文庙祀典考》曾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辨析，也认为这一说法是正确的。^②认为既然孔父嘉被杀，他的儿子自当避祸逃亡，断不会到了其重孙防叔才逃到鲁国去。

粗看起来，孔父嘉之子在父亲被杀后逃奔鲁国之说，似乎是

^① 崔东壁：《洙泗考信录》：“左氏‘目逆’之说，二传无之。余按，古有妇人，车必有帷，士庶人家出犹必拥蔽其面，况卿之内子乎？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！”

^② 文见刘振佳著《鲁国文化与孔子》一书所引：“杜注谓‘孔父嘉为宋督所杀，其子奔鲁。’本服虔之说。苏氏《古史》、胡氏《编年》俱从之。盖以孔父既为督所杀，其子即当避祸，不得至防叔而后奔鲁。”